

# 語絲

第五卷，第三〇期

## 新的文評序言

林語堂

近十數年間美國文學界有新舊兩派理論上劇烈的爭論，一方面見於對現代文學潮流的批評，如Stuart P. Sherman所著“Contemporary Literature”一書，一方面集中於關於文評的性質，職務，範圍的討論，如關於批評有無固定標準，批評是否創造，等等爭辯。這些理論上的討論，可以說是以現譯的Spingarn『新的批評』一文（一九一〇）為嚆矢。由這種的討論，我們也可以看出最近美國思想的一點生氣，雖然比不上法國文學界的富於創作的理論見解，至少難免有些微的影響於美國思想界，引起一點波瀾，來戳破那其平如鏡的沈靜的美國人的腦海。舊派中如Paul Elmer More——據說也是一位閒暇階級——Shorman, Irving Babbitt——這些是大學教授——當然也有相當的毅力與見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Babbitt教授。Babbitt

( 145 )

先生的影響於中國『文壇』，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如梅光迪，吳宓，梁實秋諸先生……有些是我個人的朋友，不過良心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他的學問，誰都佩服，論鋒的尖利，也頗似法國 Brunetiere 先生，理論的根據，也同 Brunetiere 一樣，最後還是歸結到古典派的人生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就是藝術標準與人生正鵠的重要——所以 Brunetiere 晚年轉入天主教——而 Babbitt 稍為聰明一點，以為宗教最高尚當然是最高尚，不過並非常人所能蒞臻之境，所以轉而入於 Humanism，唯人論 (Babbitt 先生此字用法與通常所謂 Humanism，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不同，他的 Humanism 是一方與宗教相對，一方與自然主義相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所以 Babbitt 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門徒也極佩服 Babbitt 先生。我並非專在此地作謔，對於美國老師敢表不敬之意，故意將他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至少 Babbitt 先生的人格是我所佩服。他並不會周遊七十二國，碰碰官運（自然這只是爲了要『行道』，目的非在做官！），遊說於當日吳佩孚段祺瑞之門，以求一逞，也不會幹那種『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的玩意（當日的陽貨即一年前奉系中之楊宇霆，『孫馨帥』幕中之丁文江，怎樣可以稍事疏忽）。——至於新派中，在理論上自以 Spingarn 爲巨擘，不然這位教授也不至於被哥倫比亞大學辭退。Spingarn 是意大利美學家，思想家 Benedetto Croce 的

信徒；十數年前 Croce 到美國演講，當然也加增新派思想以勢力不少。本篇原是 Spingarn 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〇年，三月，九日的演講，一九一一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刊行，後來收入原著者的『創作的批評』一書，Creative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Unity of Genius and Taste (Henry Holt), 1917。對於這文，Babbitt 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的“Nation”上作一答辯，題為“Genius and Taste”。

Spingarn 所代表的是表現主義的批評，就文論文，不加以任何外來的標準紀律，也不拿他與性質宗旨作者的及發生時地皆不同的他種藝術作品作評衡的比較。這是根本承認各作品有活的個性，只問他對於自身所要表現的目的達否，其餘盡與藝術之了解無關，藝術只是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某種藝術宗旨的一種心境的表現——不但文章如此，圖畫，雕刻，音樂，甚至於一句談話，一回接吻，一聲『呸！』一瞬轉眼，一彎鎖眉，都是一種表現。這種隨時隨地隨人不同的，活的，有個性的表現，叫我們如何拿什麼規矩準繩來給他衡量？倘使有美學教授硬要把 Lillian Gish 之美與 Greta Garbo 之美拿幾何學的角度來給他衡量，比較高下，甚至於要將 Greta Garbo 之美與我們個人情人之美互相比較，我們只好當一塊頑石視之。這種事唯有研究『拜眉主義』的老學究肯做。——只好在研究室算算『足二五七次』『腰三八九

次』『齒二〇五次』『眉——唉！——眉倒有四八三次』的玩意。因為Greta Garbo, Lilian Gish 我們個人情人的美，各有不同的個性，各人的美就是這各人個性的表現，不但除就個性自身細求理會以外，絕難作任何比較批評，就是普通的美醜，推乎萬世而不惑，應乎四時而無憾的抽象美醜，也無從成立，最多不過拿來充做講義內容，騙騙『心志不定』的青年學子。——文章之美，也不過如此，一經道破，真是一文不值。正鵠云乎哉！標準云乎哉！

X X X X X X X

以上是我去年八月譯 Spingarn 『新的批評』一文時，拉雜寫上的幾句意見，現因為感覺 Spingarn 此文近於標新立異，競奇取巧——實則 Spingarn 對於西歐文評史的工夫，雖 Irving Babbit 先生，也無異詞，可見並非專以競奇取巧，危辭聳聽為號召而已——所以想再多下一點工夫，將 Spingarn 少校及 Croce 的表現學說，更充分的介紹出來，使有心研究這問題的讀者，更能窺到這派的原理上的根據，及其影響於文學見解深長的意義。聽說新月書店將出版梁實秋先生新編吳宓諸友人新譯白璧德教授的論文（書名叫做『白璧德與人文主義』），那末，中國讀者更容易看到雙方派別立論的懸殊，及旨趣之迥別了；雖然新譯的不一定是互相詰辯的幾篇文字，但是兩位作家總算工力悉敵，旗鼓相當了。可憐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義

的始祖盧梭，既遭白壁德教授由棺材裏拖出來在哈佛講堂上鞭屍示衆，指爲現代文學思想頹喪的罪魁，不久又要來到遠東，受第二次的刑戮了。

白壁德教授曾經說過，Spingarn與Croce所持『才與識合一』之說（即創造與批評本質相同說，故名爲『創造的批評』(Creative Criticism)，並不新奇，早有A.W. Schlegel(於一八〇三年)言之在先。實則兩派的爭執，都是『古已有之』，Spingarn也說這句話（見新的批評第一段）因爲主張格律剪裁，典型義法，與主張任情率性，打破桎梏的理論，不限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國，自從歸有光以五色圈點史記以下，以至方苞，姚鼐，曾國藩，林紆，都願以文學作家的啓蒙塾師自居，替他們指導文章的義法準繩，或如茅坤所爲，替他們做乖戾不通『不得要領』的古文評選。——這也恰與美國許多『大學作文』課本的編輯，識見相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有視文學爲非規矩方圓起承轉合所能了事的人，在古代如王充，劉勰，在近代如袁枚，章學誠諸人——我們可以就叫他們做浪漫派式準浪漫派的文評家。章學誠說的最好，他說：

『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

( 150 )

這正如西人所謂蜈蚣百足行路，遇着螳螂問其行路法則，倒底何足爲先，何足爲次，第二天早晨，連蜈蚣自己走路却走不來了。

法國出了一個 *Matherbe*，專替人家作雕章琢句的批評，中國也出了一個沈休文，搬弄他的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的玩意，且自信爲入神之作，獨得千載夫傳之祕。意大利出了一個

*Scaliger* 替戲劇家制定狗屁不通的科律，中國也出了一些以時文論古文的桐城派批評家，想做左丘明司馬遷的功臣，替他們闡揚『作文』的義法，也出了替人家算用幾個『而』字幾個『之』字，嚷着這是一起，那是一伏的金聖嘆。西人有新古典派釐定文字的分類 *genres*，中國也有一個姚鼐想要替文字分十三體類，而專在箴銘贊頌奏議序跋鑽營，却忘記最富於個性的書札，及一切想像的文學（小說戲曲等）。西人發現什麼懲善勸惡 *Poetic Justice* 的學說，中國更不少認詩爲只好宣揚王化諷諫時君的，相信四始六藝的詩評家。

反對這種『井底天文』的文學見解，而稍近表現派或廣義的浪漫派的學說的，在中國也有幾人。『表現』二字之所以能超過一切主觀見解，而成爲純粹美學的理論，就是因爲表現派能攫住文學創造的神祕，認爲一種純屬美學上的程序，且就文論文，就作家論作家，以作者的境地命意及表現的成功爲唯一美惡的標準，除表現本性之成功，無所謂美，除表現之失敗，

無所謂惡；且認任何作品，爲單獨的藝術的創造動作，不但與道德功用無關，且與前後古今同體裁的作品無涉。袁子才說得好『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專持唐宋以相敵，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失矣』（答施蘭坻書）。若是袁子才再進一步說，任你文人怎樣刻意摹倣，所做出來的作品，仍是你一人獨身的表現，成功也是你一人的妙文，失敗也是你一人的拙藝，與唐宋無與，便是一篇純粹的 *Quo* 表現派的見解了。

表現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爲表現派認爲文章（及一切美術作品）不能脫離個性，只是個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現。個性既然不能強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無從成立。以崑曲標準評秦腔，固然一無是處。拿 *Beethoven* 的合奏曲與非洲野人的舞樂相提並論，也是低能。我們看章學誠論作者觀感，頗能了悟藝術只是個性在某時某地的返照，與表現派所言美學上的程序說相符。他說：

『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

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

所以章學誠論文的標準是『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這是拒絕一切外來的標準，與表現派議論相同。王充也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爲佳好』（自紀篇）。我們能揣摩這『各有所稟，自爲佳好』的話，而悟文章及一切藝術的所由來，並將他擴充來做一切批評的標準，掃除一切批評界上的積穢，就是成了表現主義的信徒。

我們須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個性表現出來的，少了個性千變萬化的衝動，是不會有美術的，這千變萬化的個性的衝動，是無從納入什麼正宗軌範，及無從在美學上（非實際上）分門別類的。我們知道自古文人無行，我們也應知道文人的言行與文人的詞章，只是同一個性的表現。顏之推文章篇會舉出『自古文人，多陷鄙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禮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以至於曹植『悖慢犯法』，孔融『誕傲致殞』，阮籍『無禮敗俗』，謝靈運『空疏亂紀』……我們却也應理會，屈原若不『露才揚已、顯暴君過』，是不會做出那沉鬱跌蕩的離騷經，宋玉若不『禮貌容冶，見過俳優』，是不會做出那神態入微的神女賦，東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爲縱橫議論談諧大家，司

馬長卿若不『竊費無操』，挑引寡婦，也就少了他神化飄渺一代詞宗的氣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爲第一流跌宕的詩才，孔融『誕傲致殞』，所以發爲瀟洒滑稽的詩歌，阮藉『無禮敗俗』入逃昏迷，一醉幾月，所以能入蒼勁遙深的詩境，謝靈運『空疏亂紀』怠曠職務，登臨遊覽，經旬不歸，所以在敘述景物的山水詩能別開蹊徑。變屈原爲當代名相，就離騷亡，變宋玉爲謹愿塾師，就神女賦滅，東方朔板起道學先生面孔來，就不成其爲東方朔，司馬相如，不敢有戀愛寡婦做禮教罪人的胆量，大概也不會有做子虛上林賦的才略。項羽尙能做詩，劉邦只會做皇帝，都在這性靈的藝術衝動有無而已。

我們要明白文學是沒有一定體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體裁。文評家將文分爲多少體類，再替各類定下某種體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戲劇固然以動作爲主，倘是 Bernard Shaw 專以會話爲命脈，又如 Maeterlinck 專以無動作的心境爲主題，只要表現成功，又何嘗不可呢；像姚鼐把古文分爲十三類，昭明太子把文選分爲三十七類，並不是文章真有十三類或三十七類，有文必類，類外無文，乃實用上的一種方便而已，與圖書必有分類索引相同。不得以爲此種分類，出之天經地義，更不得挾這些體類的章法，以範圍作家。有人批評文選分類不通，如賦先於詩，辭又別於賦，實則昭明未必有文章正統觀念，要替天下後世定出全

備無遺的文體，只是純採方便標準略略歸納而已。這種以經驗為主「英國式」的分類，實較便隨機應變，所以易與事實相符。依這種經驗主義，七發七啓七命同有一個「七」字而分一七類固然可以，就要將九章九辯九歌合爲一九類也未嘗不可；難蜀父老文一篇既可獨立一難類。解嘲另立一嘲，答賓戲另立一戲也未嘗不可，何況還有連「難」帶「嘲」的文章，又應立一「難而嘲」類，且「銘」必有「箴」，「誄」必含「哀」，「行狀」常包括於「墓誌」，「墓誌」又何嘗不是「碑文」，——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爲方便起見，盡可分門別類，爲權宜之計，若論藝術作品本性，有幾篇文章，就有幾樣體裁，多少藝術家，就有多少作風。體裁格律之論，不但實際上毫無用處，理論上也不能成立。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每樣藝術創作，就是一特別作家特別時境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使本人輪迴復生，也決不能再做同一個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遺亡，所以銜酷茹恨，痛於喪子，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否則儘可如法泡製，又有何難？

我們要明白修辭不是文學，修辭學不是文評。古文筆法是最無用的勾當，文理法度，只能產出場屋舉業的文章。起承轉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瀾湧現而成，其千變萬化，猶如危崖幽谷，深潭淺澗，毫無匠心的經營，而因緣際會，自成其曲折巖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廟

營造法尺所足以談到的東西。用這種章法的眼光，去讀紅樓水滸，正如瞎子摸象鼻，永遠摸不着頭腦，最多不過像金聖嘆的滿口『妙甚』『妙甚』嘆其神化莫測。記得從前看金聖嘆批水滸，到林冲將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牽強失實 *Melodramatic* 之處，金聖嘆只記得在那裏稱嘆佈置之奇妙，轉折承伏之得法。試問轉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結二結的手段學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滸紅樓嗎？劉勰說過『淳言以比澆辭，文質顯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養氣篇）。既然知道這個道理，今人做文章，若能率志，而不竭情，淳言以代澆辭，豈不是也能同樣收到古人餘裕的效果嗎？章學誠說的更透澈：『夫文章變化，倖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物，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成，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古文十篇）

自然中國只有評文美惡的意見，而沒有美學，只有批評，而沒有關於批評的理論，所以許多美學上的問題，是談不到的（劉勰知音篇稍稍談及，但是仍未能提出批評本身的問題）。所謂中國有些文評家與表現派理論相近，只是相近而已，並不是學人家看見走馬燈，遂詫為活動電影早為中國所發明的妙論。主張性靈的袁子才，仍不免好做詩法叢話無聊的勾當。像

章實齋『戰國之文皆出於六藝』『又多出於詩教』的學說，簡直是與表現派理論背道而馳。然而表現學說的是非，正在此種體貼入微的精要處，研究文評理論的人，不可以不辨。

十八，十，四夜作。

## 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紀念

俄國米爾斯基著

趙景深譯

格利薄哀杜夫(Griboyedov)的百年死忌，不能再增加俄國人對於他的作品的注意。因為聰明誤(Gore ot zha)在文學的天空上已經是一顆穩定的星，光芒永遠不會減損。一切受過教育的人繼續的看他的作品，當然不能再加上什麼注意。在外國，格利薄哀杜夫是不大為人知曉的，(但英國已有Sir M. Pares的聰明誤英譯本)只有文學專家和學生來研究，並不曾家絃戶誦，萬人爭傳。聰明誤之所以能夠成為傑作者，是因為他慣用俄國的成語，無與比倫，又有非常著力的韻律的表現。

我們的時代特別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個人事跡發生興味。對於大作家的生平發生趣味是

俄國讀者近來的一般現象。一羣普希金派合組起來孜孜不倦的會把普希金研究許多年。現在像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李門托夫，(Ternontov)，尼克拉莎夫 (Nekrasov)，邱采夫 (Tyutchev)，歌郭里 (Gogol) 等作家的生活和戀愛史都為一般俄國讀者所熟悉。從前批評家和史家對於作者人格的論評現已不為人所注意，現在他們最歡迎的是主筆，傳記家以及小說家所寫的文學家的生活。把從前作家的生平寫成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成為俄國文學普遍的現象。據說(我不敢斷定是否確實)以李門托夫作為主人公而寫的長短篇小說在去年一年已經出現十三種。當然格利薄哀杜夫也是一樣的流行。

格利薄哀杜夫在俄國史上也是一個重要人物。他的同時代的人都已見及。他們對於他有很大的期許——不僅僅在於寫得很好的喜劇，也不在於這喜劇寫得如何精巧，普希金對於格利薄哀杜夫是沒有好感的，在文藝上又處於敵對的地位，但他也居然說，只有他和另二人可以與他比肩。(這另二人當然是Pestel和Chadavayev)白勒丁斯基 (Baratynsky) 在格利薄哀杜夫像上所題的一首著名的詩可顯出同時代人圍繞着他的浪漫空氣。無論那一個傳記家都為格利薄哀杜夫光榮而又奇醜的面貌所感動。他早年在大學的成功(在十七歲時他得到兩種學位)；他在彼得堡的熱情生活；他那有名的決鬪；他那大喜劇的孤立；他的畢業；他在死前數星期

( 158 )

與一個十六歲女郎的結婚(她一直活到七十歲，都還紀念着他，不會忘記)；最要緊的，他死於一個瘋狂的波斯暴徒的可怕，以及他有意的去自找死路(波斯人爲了圖克曼且條約訂得不公平，恨他入骨，所以他遭了暗殺)，但他却以爲暗殺是不正當的，事情決不會這樣巧；這些都形成了俄國文學家光榮的生活，傳記家更爲他書簡的力量和純樸所感動，完全與普希金脆弱的性格不同。他晚年所作的詩更引起讀者許多趣味，可以與他的生平互相參證。他在將畢業時所作的六首小詩和悲劇的斷片當然不能與聰明誤比並，他當然也不能算作詩人。他的詩不過是大人物韻律的表現罷了。他的詩有丈夫氣，有筋力，足與他本身相稱。

談到格利薄哀杜夫最偉大的著作是公使之死 (Death of the Vazir-mukhtar) (註一)，乃

泰耶諾夫 (Yuri Tyuyanov) 所作，以格利薄哀杜夫爲中心人物。泰耶諾夫是現存俄國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中最著名的人物中的一個。在這部書裏他研究了許多格利薄哀杜夫的文學背景。

泰耶諾夫特別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文友開特林 (Katelin) 和庫契爾倍克爾 (Kuchelbecker) 感到興趣。(註二) 這兩個人都與格利薄哀杜夫同道，反對普希金派法國式過甚的流利的文體，

在俄國文學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泰耶諾夫的初次出現文壇還只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時出版了一本小說和一本小說式的文學傳記，主人公就是格利薄哀杜夫的朋友，詩人思想家

和革命家庫契爾倍克爾。這部小說得到很大的成功，泰耶諾夫立刻就以創造庫契爾倍克爾的方法來創造格利薄哀杜夫。公使之死的確是一九二一年以後俄國最好的小說，雖然不是最高的想像藝術，其本身却不失為傑作。格利薄哀杜夫在百年祭的時候，有這樣一本好書作為紀念碑，我們應該深深的感謝泰耶諾夫。他這本小說的確是小說，並非傳記所假扮的小說，也不是小說所假扮的傳記。所述並非格利薄哀杜夫生活的全部，只是他死前數月的記載。事實大半是虛構的。但却不失為歷史和傳記小說，他了解書中的人物，重新加以創造，在小說藝術上也是同樣的有價值。我相信他所寫的格利薄哀杜夫是很相稱的。書中主要的基調就是表出主人公思想的變遷，他的朋友，如十二月黨。爾摩羅夫 (Ernolov)等都下降的時候，他却升為大人物。他走錯了路，阻礙他的前進。曾經有一時失去人生的目的。他對於新娶的妻子妮娜 (Nina Chavchadadze)的戀愛，他在赴特弗里的途中和她結婚，似乎不大真實，好像捏造出來似的。他向着運命走去，不相信他使命的重要，竟像睡遊似的走了最危險的道路，便遭了災禍。前數章所出現的妮娜好像是格利薄哀杜夫的回響器。……普希金在這部小說裏雖只出現兩次，但却不能不使人想到，在八年以後，他也遭了格利薄哀杜夫同樣的厄運，在尼古拉的俄國的窒悶空氣裏死去。我們在今日已經知道普希金是有意的自殺。格利薄哀杜夫大

( 160 )

約也是如此。他雖不是顯然的意識到，但逼迫這兩大文學家的力量却是一樣的。泰耶諾夫對於格利薄哀杜夫的死因解釋得頗為可信，此外則敍到那幾年來他詩思的枯窘，以及他想做比聰明誤更偉大的作品，竟不會達到他的願望。

(註一) 公使之死有德譯本 *Smert Vazir-mukhtara* 由柏林 *Slovo-verlag* 公司出版，凡兩卷。  
*Vazir-mukhtara* 乃波斯語，意即公使。

(註二) 復古派與革新派 (*Arkhaisy i Novatory*) 一九二九年於列甯格勒出版，裏面談到庫契爾倍克爾和開特林。  
(譯自今年六月斯拉夫評論)

## 大夢一場

楊 聯

序幕~~~~~在案頭

陰天的午後。在詩人的住房，右通會客廳。

舞台中央書案，案上書籍零亂不整，花瓶。

室內相當的佈置，沙發，椅子，茶几，書架等。

詩人 (在沙發中吸煙，既而憤慨什麼似地，站起，把煙擲地，在室中興奮着踱來踱去；客廳的電鈴響又響)。又是什麼人來了呢……這種生活已經夠了，盡夠了！噫！趕快跑出來！這可咒咀的地球外去罷！跑到火星裏頭去罷！我想摘天上的星，想摘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不可摘麼？摘不到麼？

姑娘 (從客廳上進來，低聲小氣地) 翁先生……

詩人 又是先生麼！少爺麼！盡夠了，盡夠了！喂，姑娘，我不會客的呀！你不曉得我不會客的麼？除開俄人哥太斯基及藍太太之外，我什麼客都不會客的呀！

姑娘 曉得呢，所以我把他們都推辭回去了。真是，這些人怎麼這樣歡喜找人啣？管自己的事情去不好麼；單今天下午也來這好幾個客了，書舖老板，大學生，青年，教授……說不盡許許多多。但我都把他們推回去了，都推回去了……

詩人 喂，喂！你真是多話！翁先生回去了沒有？

姑娘 (恐縮地) 在外邊等呢。

詩人 (憤然) 爲什麼不推他回去！

姑娘 (婆婆心地) 但是翁先生連早起已經來過三趟了呢。可憐見地他着急得汗水都流出來

( 162 )

了，在這樣冷的天氣……

詩人 那曉得，你只要把他推回去，你的責任就完了呀！

娘姨 但他不肯回去怎麼辦呢？

詩人 有這樣的糊塗事麼？豈有此理！（亢奮着跑來跑去）

娘姨 他說什麼大學請先生演講的，今天下午四點鐘……

詩人（揮手）曉得曉得，你不要多話！推他回去好了！

娘姨 他說你已答應了，非去不可的……

詩人 糊說！推他回去好了，不要囉嗦……

娘姨 但是他無論怎樣要見先生的……

詩人（跑來跑去，顛狂相）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揮手）你說先生不在，說先生病了，死

了！說先生跑了，搬家了！可以罷？蠢豬呀！（凝視娘姨）

娘姨（好像看慣這種場面似地不在意；踟躕着）。但是……

詩人 但是什麼？（頓脚）去呀！滾呀！

娘姨（有點畏縮，只一點點）。但是……（下）

詩人 (看娘娘下，如釋重担然嘆一口氣；然而仍不安地在室中踱來踱去，既而停腳從懷中拿出金錶看) 還只是三點五十分麼……唵！頭真痛，真痛真痛！(頹然坐下沙發中，兩手抱頭。)

停一刻，娘娘又上。

娘娘 (恐縮地走近詩人身邊來) 先生……

詩人 (嚇得一跳，站起，望着因自己突地跳起而喫驚的娘娘。) 唵！是你麼？翁先生回去了沒有？

娘娘 (放下千斤担似地神氣着) 回去了呢，先生。

詩人 (放下千斤担似地吐息一下，然後輕敲娘娘的臂膀，笑容。) 謝謝你！謝謝你！

娘娘 (得意地微笑着) 先生，今天藍太太要來的麼？怪不得……

詩人 來的，約四點二十分鐘來的……現在幾點鐘？你到客廳看看，我的錶子走得太慢了。娘娘 (神氣着地) 是先生的心急，不是金錶慢囉……

詩人 (莞爾) 那也說不定……但真的什麼時候了哦？怎麼還不來；你去看看幾點鐘，到底。娘娘 是。(下)

詩人 (坐下書案前的椅上，從抽屜裏拿出一張信來，念。) 親愛的……(以下細聲聽不出。)  
明天下午四點二十分來找你，你要陪我看『情海波瀾』的最大浪漫的影片去哦……四點二十分，的確不錯(拿金錶看)。還只是三點五十，五十三分麼……咄！

娘姨 (上)先生，外面的壁鐘正是三點半，一分不差。

詩人 什麼！那簡直是患着腳氣病！

娘姨 (微笑)是先生的心跳得太急囉……

詩人 好好，不要多說，你滾蛋罷。我腦殼痛得很有程度了，昨晚一晚不睡，睡不着……

娘姨 (嘲諷)不是想藍太太罷？

詩人 亂說，你滾罷，沒有事了。我想在這兒打瞌睡一下，無論什麼人來找我，決不要來喚

我喲！回他們去就是了，

娘姨 曉得。但藍太太來了的時候呢？

詩人 蠢豬！那不是當然要馬上，馬上喲，來喚我的麼！

娘姨 這樣的麼，嘻嘻……

詩人 爲什麼做出這樣的鬼笑聲！

娘姨 (恐縮帶滑稽狀) 沒有什麼，藍太太的嘴唇真抹的紅呢，眼色真好迷人的呢，可惜身子

太弱了些……(欲退，既而又問) 還有，那個俄人什麼斯基來了喚你不喚？

詩人 哥太斯基喲，蠢豬！他今天不會來的。

娘姨 (婆婆心地) 但是萬一來了呢？

詩人 蠢豬！說不會來就不會來的呀！

娘姨 但是……

詩人 又但是什麼？去罷，不要吵死人。

娘姨 那俄國人斯基的鼻子真高的凶呢！

詩人 (感嘆地) 偉大的鼻子呀！

娘姨 先生就喜歡他的鼻子高的？

詩人 (不耐煩地) 那怎樣都好，快滾出去罷，不要儘管這樣囉哩囉嗦(跑來跑去)。他是個革命家，革命，所以我喜歡……

娘姨 是呀，革命鬧得真流行了，但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囉。先生……

詩人 蠢豬！革命是要使像你們這樣窮苦的人好起來的，還不曉得麼？

( 166 )

娘姨 但是，革命鬧得這麼久，我們並不覺得好了些什麼囉，先生……你在革命？

詩人 (傲然地)不待說！

娘姨 那麼，藍太太是和你革命的？

詩人 (不耐煩地)快滾罷，你們這些懂得什麼革命！不要囉哩囉嗦，(推着娘姨)出去，出去！

娘姨 但是……(下)

詩人 好個討厭的女人！女人一老都該死盡！(起來，把門關上，然後再到案前來，坐下，

又看看金錶，看看信，想想樣，捫捫額，搖頭搖頭第二個搖頭，而後抱着腦殼俯伏案首)。

停片刻，舞台漸漸糊模黑暗起來，直至全看不見。

既而中央糊模轉亮，浮出案頭來，色白。

詩人兩手抱着腦殼俯伏案頭，下體看不見。

以下是詩人的幻夢。

除開白的案頭，糊糗微亮的詩人的腦殼以外，舞台全黑。  
幻像出現時，都只看得上半身。

詩人（微動） 哼……噙……（苦悶的呻吟）

微微的歌聲：

花花山前山後開，

遊人尋花問花來。

不知花開有意無意，

戀花慕花遊人莫能去

莫能去，臥倒花灣任花刺；

刺出血來斑斑地，

不知血和花誰紅誰美麗？

人生的畸形兒，

大 夢 一 場

不知歡喜只知悲。

滿天滿地醉春裏，

何爲要低頭嘆氣？

莫低頭感嘆；

站定瞬間的線上，

裙釵羽夜盡歡舞，

管牠脚下有深灘淺灘。

到月上風寒花影移，

帶得疲勞的心兒回家去。

如你的心兒已破裂呀，

你就好死在花叢裏！

詩人 (微動，呻吟苦悶地，) 哼……噙……噙……——

美人 (現出花容玉貌在詩人的身邊，以纖纖的手撫着詩人的頭髮。)

詩人 (慢慢地抬起頭來，夢眼睡朦朧地) 噯！剛才的歌是你唱的麼？好美妙的聲音呀！好誘惑的喉韻呀！但美人，我已醒了，我已醒了哦。看，我眼睛這樣開着的。現在不是沉醉的春天；沉醉的春天已葬在荒廢的野原裏了，已是過去的一場哀夢了；現在是嚴肅的冷冬，是嚴肅的時令，北風呼呼地在窗口喊，大雪將飛來了罷。什麼花，什麼草，都連根帶蒂地衰落了，枯萎了！你去罷，美人兒你去罷！不要在我身邊嬌笑誘惑！我曾在你們的乳峯上築這歡樂的殿堂了，曾在你們的懷中划這多淫的畫舫了，曾在你們的唇上吸盡醉迷迷的香氣了。你們去罷！你們想再誘惑我麼？但我已經醒了的，眼睛這麼開着的。看啦，看啦，這是嚴肅的冷冬，是嚴肅的時令，我將奮發和這暴風酷寒抵抗，我將奮發做人……

美人 (嬌笑嫣然) 這個人真在做夢呢……

詩人 (站起，和美人對照，下身都看不見地) 噯，你才在做夢！還想誘惑我？但好罷，任你們百般妖嬈獻媚，我的眼睛已經看到另一方向了，已經找到我的出路了。兄弟們在屋外

呼我，在寒風冷雪的威脅中喊我……聽呀！聽呀！

羣衆似的喊聲 我們的教主！我們的領袖！教主！領袖！

詩人（得勝似的神情對美人）聽見麼？聽見了麼？那些可憐的兄弟們在喊我，他們必需我的，要我領導的，要我把持的。美人兒你們去罷，滾罷！我爲你們心血也流盡了，淚水也乾涸了，肉體也消磨了。你們對我還要求什麼？還想得什麼；我的將盡的血液將爲那些可憐的兄弟沸騰，我這下半生將爲大衆的犧牲！（揮手）滾罷！滾滾滾！（返方向凝視暗處，如催眠術家似地）。看啦！這是什麼！（暗處現出兩大字『革命，』加一個『！』符號來）革命！革命！（詩人頓狂的神情望暗處東指西指，他所指處便現出大大小小的字來，好像影片似地，一現即隱，一現即隱。字都成赤色。）

字幕一 羣衆！

二 戰壘！戰壘！

三 Konton! Konton!

四 Pon! Pon! Ponponpon!

五 殺！殺！殺殺！殺！

六 衝鋒！衝鋒！

七 火！火！火！

八 勞動！勞動！勞動！……Poni

九 革命先鋒，先鋒！

十 領導羣衆！羣衆！Koni Tonton Toni

詩人（返身顧美人，字幕全消，舞台仍歸黑暗所領）看到了麼，那是什麼？那是什麼暗示？

什麼警語！所以，所以你滾罷！（揮手）

美人（嫣然）那是你的幻想呢，錯覺呢，誇大狂呢。啊！畢竟你是個詩人，所以，所以我愛

你喲！（幻出很大的玉手摸詩人的頭）

詩人（縮頭躲開，以自己可憐的不能抵抗的小手拒拂。）噯！你滾罷，你滾罷！我怕你，怕

你……

美人（悲感的表情，玉手消滅，玉容隨之也漸漸地糊模起來，直至無痕無跡，終歸黑暗。）

詩人（失神似地兩手在暗處摸索）好個魔的手呀！魔的手！魔的手！（頹坐。煩悶地兩手又

抱了腦殼，俯伏案首與初同，肩甲微動地呻吟着。）哼……噲……噲……

( 171 )

字幕 (在黑暗處慢慢地影出白色的兩個大「美女」字，既而慢慢地消滅；換着，慢慢地浮出金色的兩個大「革命」字，又慢慢地消滅下去。以後，「愛」，「名譽」，「落伍」，「憎」，「反抗」，「屈服」，「打倒」，「殺！殺！」，「火！火！」，「羣衆」，「領袖」，「詩」，「美」，「玉手」，「魔」等字樣，大大小小好像幻燈似地，忽隱忽現地在詩人的腦殼上——那兒是全黑的——閃動跳躍。)

詩人 (奮起，頓狂地手舞作勢) 唵！魔！魔！我須得從這裏頭脫出，須得找個出路！(興奮地把案上的花瓶掃去) 去罷！你花瓶！你已霸占了我的案首大半生！你只曉得對花兒紅兒獻殷勤！你只會養嬌了女子相贈的薔薇花心！帶着你我將安放斧鑿在這兒，是，開山大斧呀！(抓着案上零亂的書本子) 什麼，書嗎！滾你的蛋罷！(欲拋擲未拋擲的姿勢) 什麼書唵！(拿到眼前一看) 唵！『支那的現代社會研究！』什麼鳥研究？現代社會這樣明白地排在面前，醜惡的，不合理的，弱肉強食的，不，不！饑食力肉的，帝國主義壓迫的，資本主義橫行的……什麼研究，這樣不是盡夠了？我們只要革命，革命，第三個革命！怎麼革命呢？要怎麼革命哦？那管得好多！喊噶！唱噶！衝鋒！羣衆！我是把握羣衆的領袖！這不是就夠了麼？(把書拋棄，另抓到別一本。) 這又是什麼書？『唯物史

觀？』『史的唯物論？』唔，這是一本好書，好書！但是去罷！（丟書）只要記得這個名目就夠了，史的唯物，唯物的史……（把案上的書本盡行掃落）去罷，可懷念的書書本本，喲！可尊敬的頁頁字字喲！你們曉得的，聰明的，教示的；但你們是死在白紙上的呀，你們是呆在鉛版中的呀！再會罷，我用不着你們了！我要如南洋的生蕃裸着體在熱天之下跑，我要像車輪不休不息地轉，我要上馬路去，從案頭到街頭去！我曉得我的出路在何處了，我曉得我的時代怎樣來臨了，我曉得我該怎樣轉變把握羣衆了，曉得革命了！書本何用？那讓學究去註釋罷！支那的真相如何？那讓時代錯誤者去瞎說罷！我要的是熱的血，強的力，粗的拳，大的聲！我十年不飛，飛則冲天；十年不鳴，鳴則驚人！我將領導羣衆。羣衆，這愚蠢的羣衆，這受愚的黔首，這不知死活的豬牛，這老在睡夢的百姓，他們，他們怎能夠沒有一個領袖指導？他們須得犧牲，一羣一羣地做犧牲，以血的河血的海換來生活的源泉，以屍的山屍的嶽換來永遠的樂土。是呀！犧牲，一切都要犧牲！一羣一羣，一陣一陣，殺，殺，砍頭，槍斃，炸彈，火，火！是呀！我將領導這羣衆。驅這羣衆蹈湯赴火，來爲着理想，爲着主義犧牲！我的理想是大的，是大的！我將在犧牲的堆積上跳舞，唱勝利的歌，勝利！（顛狂地推翻書案）去罷，你這叫人埋首白

頭的東西！(書案倒處，浮幻出先的美人兒的玉容懨懨地。詩人啞然痴望。)

美人 哦！可憐的小兒啊！你來我的懷中安息冷靜一下罷。

詩人 噫！你雪白的多淫的胸口將為流彈的射的了，你柔細如蛇的柳腰將為赤色的銅鋼截斷的，你還不滾麼！犧牲已準備着了的。我將以羣衆的犧牲來和你們這些惡鬼賭個勝負！

美人 (惻惻悲憫) 可憐的小兒呀，你怎麼有把羣衆做犧牲的權利？你將成為莫大的殺人犯  
附。

詩人 這是兒女心腸，小孩子話。那個革命不要犧牲？那個理想非血流成？革命非遊戲，時代已是要求羣衆的犧牲了的。

美人 那不錯，好孩子。但你準備早起開門帶領兄弟上學去好，不要在夜半深更把柴門劈開，徒犧牲了為明天的工作而今晚休養着的兄弟們的精力呀！

詩人 那是懦怯的嬌唇才會說的話……我不聽你，不聽你的，你滾罷！大衆已經在屋外喊我了！

羣衆似的喊聲 領袖！救主！

詩人 這種熱望的聲音你不聽見麼？這種切迫的吶喊不衝到你的耳朵麼？是呀，你的耳朵只

慣聽溫柔的細語，愛慾的情話！但現在時代已變了，地球已轉了，你滾罷！

美人 我聽不到什麼呢，那是你誇狂的腦膜上喊出的聲音呢。

詩人 噯，你的耳朵被淫慾阻塞了！你還想誘惑我麼？大眾已在屋外喊我了，大眾已在喊我了。

美人 可憐的小兒呀，還早呢，且在我的懷中安息一下罷……（幻出很大的玉手摸詩人的腦殼。）

詩人（恐縮着以自己可憐的不能比較的小手抗拒）噯，你滾罷，滾滾滾！我怕你，怕你……我的夢已醒了，我已找到我的出路了，羣衆將來擁護我，我將把握着羣衆，領導羣衆來和你們這些妖魔惡鬼打仗！

美人（悲從衷生的哀感的表情）啊！啊！狂妄的野心把你從我心中奪去了，我悲傷，我悲傷……（愁容玉手同時慢慢地消滅）

詩人（頹衰片刻的樣子，忽而驚醒似的）噯！什麼魔都退除干淨了……干淨了。我到十字路口去站在羣衆的面前罷！（奔走，迎面碰着翁先生的幻像。）

翁先生 你想把我的信用都破壞的麼？演講去罷，快去快去！（拖着詩人）你叫我設法請你演

講，現在請了，你却又不來。這是什麼意思？

詩人 (哈哈大笑) 自然有無限的意思包含在裏頭！滾蛋滾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演講？那把我的名字掛在講台上叫大學生看看就得了。哈哈…… (把翁先生一推，翁先生消沒，但換着浮出書舖老板的笑容來。)

書舖老板 吾們新出一個雜誌，要請詩人做點文章……是，無論如何，望詩人幫忙一下哦。

(滿面笑容可掬地)

詩人 是革命底革命底的雜誌麼？可以可以。但我現在沒有時間，你到街頭找我來罷。(把

書舖老板推沒，欲走；迎着是藍教授的幻像)

教授 (不好臉色的) 我的小猫來這裏麼？我的小猫？

詩人 唉！你的太太麼？沒有來沒有來。我很忙，對不住了！(推開欲走) 時間迫切了，太迫切了！

教授 但是她不在家裏呀！

詩人 (好笑地) 那我怎麼曉得？你老在家門口監守不好麼？

教授 (恨恨的氣色) 她不是常來看你的麼？

詩人 那是常來的；但今天可沒有來呀。

教授 爲什麼她要常來看你！

詩人 那問你的太太才知道。

教授 哼，你誘惑人妻還推不知道麼！

詩人 不要說笑！現在連絕色的美人玉手都想摸我的膚髮摸不得了的，我還去誘惑你的太太麼？對不住，我真沒有時間了，有話請到街頭來罷……（走去，消滅。）

舞台上只有教授的幻像在那裏沉悶；既而太太的幻像浮出。

太太 （警異）哦！是你！

教授 （疑忌）你來幹嗎？看詩人革命麼？

太太 （不安的）我來找你的呢。你來看他的嗎？他不在？

教授 （不答，憎視她；既而哀憐的表情。）你也已經有身了。爲什麼要常常出來跑，常常來瘋子這裏呢？你好好地在家裏安息罷，我的寶貝。（抱着她的頸親吻。青年的幻像浮出，望着呆笑）。

太太 （推開教授）蠢東西！有人來了呢。

( 178 )

青年 (不好意思地)請問這裏是詩人的住宅麼?

教授 (不高興地)是呀!

青年 我要請教他來的。

教授 他到街頭去了。

青年 到街頭去?做什麼?去白相麼?

教授 那我知道了。

太太 (對教授)爲什麼他到街頭去?(着急的神情)

教授 那和你有什麼關係?我們回去罷。

太太 啊啊!我不曉得要怎樣好!不曉得要怎樣好!(撫胸愁然)

教授 肚子痛起來了麼?這非趕快請醫生看不好!快回家去罷。(扶着太太走)或者就進接生

院去安全一點……

青年 (望着他們的腦後,歪頭疑思的樣子)新國民製造麼?愛的結晶麼?(教授,太太的

幻像消滅)。唔……唔……怎樣都好。我的問題要緊哦!街頭去的麼?到街頭去罷……

(消沒)

模糊的灰白的案頭，又慢慢地幻出模糊的詩人的腦殼來，兩手抱着與先同。詩人的肩甲微動，哼……噉……地苦悶的呻吟。舞台暗轉。

## 西風吹來的話

少仙

### 三

「因為我有『跳躍着的生命』，所以你得被我殺掉；不殺掉，你會堵當住我的去路，使我不能跳躍。」

「不成！你跳躍不跳躍不關我什麼。我不能以我的血供你跳躍的遊戲。」

「你混賬！連血都捨不得流，可見你『老氣橫秋』了！其實你現在能流一滴血，那是很光榮的；因為你的血會長出牡丹——不，玫瑰花來。為我們的子孫，不是值得的嗎？」

( 179 )

「先生，你究竟還年青，我們沒有祖宗嗎？我們祖宗沒有給我們流過血嗎？你翻開歷史。他們當初不是以為要生出玫瑰花來嗎？然而現在呢？恐怕玫瑰終於不是從血泊裏邊生出

的？如果是的話，我們國的歷史要比任何國的歷史血跡多，那麼直到現在，何日會生不出一株玫瑰來呢？」

「不，以前的血沒有經過科學試驗，那是舊式的。舊式的東西都該打倒，埋葬；當然不適用於新時代了。新時代的血是保能長出玫瑰的。保能！不信你試試看！」

「先生，你何不先試試呢？」

「我不能先試，因為我是青年，而且要在你血跡上建造一切東西。這些工作要得我來動手的」。

「建造一切東西？建造什麼呢？」

「這還用說，建造『人類的幸福』！」

「『人類的幸福』是什麼呢？」

「『人類的幸福嗎？』——啊！當然我們是處在廿世紀的文明裏，物質文明總要享受的，好比火車、電車、飛機、柏油馬路、西裝、大餐、等等……。這都可以算作『人類的幸福』。」

「但是，先生，我請問你：你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火車、飛機、這些東西是怎麼構造的？」

「這你不用問，將來自會有人幹的！如果本國裏找不到，可以到外國請。況我現在雖然不知道，常言『福至心靈』，輪到我管時，自然就會了！這些小事，何勞你操心呢？況我有『熱情』，一切皆能勝住。」

「『熱情』又是什麼東西呢？」

「『熱情』嗎？這種東西奇妙得很！而且偉大得很！你不要看上海租界那麼偉麗，其實是不值得『熱情』來一下給牠個破壞的。『熱情』雖然能破壞一切，然也能建設一切。假如建設不起的話，也不要緊。反正熱情有時也需要不着建設的。因為他是精神——啊，請你老兄不要誤會，牠雖然也屬於精神，但不是中國舊式『精神文明』的『精神』，這是現代的『新精神』。是的，『新精神』。」

「哈哈！你先生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一說我完全覺悟了。我祖宗都是有『熱情』的，他們曾經自己慷慨過自己的血，如那些所謂忠臣孝子義女烈婦們；也被人玩賞過自己的血，如比每換一個朝代或每經一次革命的那些被犧牲者。他們假如不『熱情』，何至於那樣的慷慨呢？我看和你先生的熱情一樣。我記得很清楚，決不含糊。先生，我勸你把『熱情』暫且收起來，我的血也暫且吝惜一下吧。哈哈！對不住！」

一九二九，九，一。於東京

## 窗下隨筆

衣萍

大學教授顧先生，是瞧不起西洋人的。有一天，他在圖書館看書，恰巧一個美國人來參觀，由圖書館人員招待。顧先生正坐椅子上看書——線裝書——看見美國人來了，鬍子一搖，兩腿一躍，登時坐到書桌上去了。他一手翻書，打起喉嚨吟哦，雙腳亂擡，等到美國人走到他的前面，他的喉嚨愈吟愈響，腳愈擡愈快，把腳上的布鞋擡落下來了；接着是布襪子也擡落下來，光着一雙肉腿，而且腿的顏色是像黑灰一般的。顧先生洋洋自得，以為美國人已被他侮辱，他是勝利了。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生了幾天病。家裏沒有什麼人理他，只有她父親，時時抱抱她。後來，小女孩病好了，於是，說：「這幾天，誰待我頂好呢？爹爹待我頂好，我嫁給爹爹吧。」「呵呀！你這個不懂事的小女孩，爹爹怎麼可做姑爺呢？」娘姨說：「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媽媽聽見要生氣咧！」小女孩連忙搖着手。

吳淞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店。下車後，美兵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黃包車夫，車夫拿來一看，說：「先生，這角子是銅的。」美兵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

曙天的姊姊姓笙的五歲女孩，名小桂，一天，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旁人問她爲什麼嘆氣？她說：「我什麼都好看，只有鼻子太小了。唉！」

熊希齡言，清乾隆爲宮中漢人傭婦傻大姐所生，今熱河行宮尚有所生之小屋遺跡。

一個女生到某女校去報名投考。遇着女校的職員。第一句問，「你們這裏有抽水馬桶沒有？」，第二句又問：「你們這裏許不許每星期請假回家？」第三句問：「你們這裏有洗澡盆沒有？」

( 184 )

李彥青被殺。孫伏園之子惠迪，時方八歲，問伏園曰：「李彥青是什麼人。」伏園答：「是替曹錕洗腳的。」惠迪又問：「他為什麼被殺了？」伏園答：「他為曹錕洗腳所以被殺了！」

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他回來告訴伏園說：「喜歡同男孩子玩，不喜歡同女孩子玩。」伏園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女孩子計策多。」

梁任公在東大講學時，曾為口誦粵謳一首：

無情月，

掛在奈何天！

月呀！

你照人離別，

為什麼偏要自己團圓？

梁任公生平著作甚多，陳獨秀曾以梁氏之學爲「浮光掠影」四字譏之，然梁之著作精力，至足驚人。戴東原百年紀念，梁氏曾爲晨報作論文。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謂陳容曰：「我三日三夜沒有睡覺了。」

胡適之先生在美時，曾和任叔永陳衡哲諸先生，閒以謎語爲戲。胡曾以唐詩「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打「倆」字，又「雙燕歸來細雨中」打「兩」字，俱極妙。又，陳曾以「宛在水中央」打英文字母一，爲 *Water* 中之字，亦別出心裁，極爲精巧。胡又以嘗試集中「枝上紅襟軟語，商量定掠地雙飛。」打美國市名一，爲「烏約」(New York)。此則未免巧而近於謬矣。

## 屠介涅夫散文詩兩首

白棣譯

### 一 呆子

從前有一個呆子。

屠介涅夫散文詩兩首

( 185 )

他一向過着平和而滿足的生活，但謠言漸漸傳到了他的耳裏，說他在各方面都被視為鄙俗的蠢物。

呆子覺得羞慚，便開始暗自考慮着方法，怎樣去停止這些不愉快的謠言。

到後來，在他愚鈍的腦筋裏，驟然浮出了一種辦法……而且，他毫不躊躇，打定主意去實行了。

一個朋友在街上遇見了他，開始讚揚着一個有名的畫家……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那畫家早已是不合時宜的了……你還不知道？我真真想不到你……你真是時代的落伍者！』

那友人驚愕了，當即對呆子表示同意。

『我昨天讀了這樣了不得的一部書！』另一個友人對他說。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我想不到你全不知羞。那部書是要不得的；隨便那個人都早已看過了。你還不知道？你真是時代的落伍者。』

這位朋友也驚愕了，便對呆子表示同意。

『我的朋友××，是多麼偉大的人物！』第三個朋友對呆子說，『實在是一個寬宏大量的

大丈夫！」

「老實說吧，」呆子喊道，「××是一個有名的惡棍！他拐誘過自己所有的親戚。誰都知道那些事。你真是時代的落伍者！」

第三個朋友又愕然了，對呆子表示同意，而且和那個朋友絕交了。總之，在呆子之前，不論讚揚何人與何事，呆子總是照例反駁了過去。

有時他還加以責備的調子追說道，「你還相信權威者嗎？」

「陰險！兇狠！」他的朋友開始議論他了，「但那是怎樣的一個頭腦！」

「而且是多麼的詭辯！」另一個朋友這樣地插嘴說，「啊，不錯，他確乎有點天才！」

結果，某雜誌的主筆，來請呆子去擔任他們的批評欄。

呆子仍是取同樣的態度，同樣的高調，開始批評一切事和人。

於是曾經極口罵倒權威者的他，居然自己成了權威者，一般青年們尊敬他而又畏懼他。他們除此以外，還能幹些什麼呢，那些可憐的青年們？雖則一個人照例不該尊敬。任何人……然在這情形之下，倘使有誰不尊敬他，誰便是時代落伍者了！

呆子在一般懦弱的人們中，真是得其時哉了！

——一八七八年四月——

( 187 )

## 二 你該聽傻瓜的審判

『你該聽傻瓜的審判……』啊，我們偉大的詩人呀！你是常常說出真理的。這次你又說出真理了。

『傻瓜的審判和俗人的嘲笑』……有誰不知道這二者呢？

人們能夠忍耐而且應該忍耐那一切的事。至於有力的人，儘教他輕蔑好了。

但在世上還有更殘酷的，刺人心胸的打擊。……一個人盡了他的最善，工作得奮發，親切而忠實……而一般正人君子却要鄙棄他。他們的臉兒一聽到他的名字，便露出憤怒。

『滾！給我滾吧！』青年的正人君子們聲聲地罵他。『我們不需要你，不要你的工作。你醜陋了我們的居處。你不知道我們，不理解我們……你是我們的敵人呀！』

他怎麼辦纔好呢？繼續工作下去吧！不必辯護自己，甚至也不必求公平的評判。

農夫曾經咒罵過旅客，因為他攜來了馬鈴薯，作為貧民日需的麵包的代用物。……他們摔去了旅客所送來的貴重禮物，丟入泥中，踐踏在脚下。

現在，他們以此為食糧了，却不知道恩人的名姓。

這也好，名姓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雖無名，却救了他們的飢餓。

我們只消勉勵我們自己所貢獻的東西，應得是真正的好食物。

在你所愛的人們的唇上，噴出辛辣的不公的譴責……但是，那些，也不妨逆來順受……

『打我吧；但請聽我的話！』雅典的大將對斯巴達人說。

『打我吧！但你們須要健康而溫飽！』我們應該這樣說。

——一八七八年二月——

## 略論識字運動

陳光堯

近數月來，全國各城市多有識字運動，以鼓吹民衆教育，誠可謂爲從來未有之善舉。中國現有楷字之繁難不適用，之有害於國家人民，想來人多知之。但在社會上向來本來流行的另有一種簡體「俗字」，他們在民間的勢力既極雄厚穩固，在文人的手下亦常使用；所以目前各處的識字運動不可不借重利用這種簡體「俗字」，理至明顯，是我們無須乎再去申說的。

不過就事實上細看近來各處的這種識字運動，彷彿都在提倡叫民衆認識楷字和宋體字，

(190)

(印書用的，這些都是鑿體字，)其意以為必如此民衆方可得到讀書求知的工具和門徑，這種用意，在一方面的理由上說，自然沒有什末不對。可是他們却未見有人從事運動使飽藏知識的書籍報章，以及在知識階級中的人們，拋去了他們傳統的架子和面具，來採用或承認這種社會上通用的簡易文字。

因此我覺得近來各處的識字運動所做的工作，恐怕多是所謂「削足適履」的穿鑿辦法？是忽略誤解了：文字爲人類所用，非人類爲文字所用；文字爲人類存在，非人類爲文字存在之至理的結果。況且放着社會上極通行便利的進化的簡易文字不予以承認，而必欲強多數國民棄其業已認識或易於認識之簡易文字，來學習爲少數文人所播弄的鑿難偽誤(註)的文字，這更是一種以爲「人輕於字」的辦法。所以結果就成爲「本末倒置」了。

註：向來有「一般糊塗蛋，總以爲現在的中國文字(即楷字正字)「字字皆有精義」；至於社會上的簡體「俗字」，便是什末「偽誤不堪入目」。其實他這話已經就無半點「精義」，已經就「誤」得不堪入耳了。因爲「俗字」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有精義，但他們裏面有價值的字也很不少，(以下各字舉例，因刻字不便，均從略)，即以「六書」法來論俗字，如「雙」作「𩇛」，「𩇛」作「𩇛」，均合於「六書」之「會意」；「藥」作「葯」，「懼」作「惧」，「戰」作「戔」，

「擔」作「担」，均合於「六書」之「形聲」，並且這幾個「俗字」實在反較所謂的「正字」爲有精義。再看他們所謂的那些「正字」，固然不必說「個個都無精義」，但却有「四條腿的鳥，象形字不象形了；以字作字，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走字作武，會意字不知會合幾個甚麼字了。忍字作急，形聲字的音符看不出了。」（以上一小段節錄錢玄同先生語。）

「口」「天」爲「吳」，「立」「早」爲「章」，這是不知所云的造字法。「𠂔」字作「會」，「八」字作「別」，這是把有價值的古字改爲無價值的今文了。此外又如「蟲」「剪」「漆」「燃」「盜」「憾」「獄」「膽」「撐」「裱」「縲」「皞」「蠱」「蠶」「鶴」「樵」一類的字，這都是「疊床架屋」的重複了「字形」。其造字的方法既然拙劣，在常理上尤屬不通之至。事實具在，而一般糊塗蛋還要勉強瞎扯着說：「現行的中國文字個個都有精義，」真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

關於此事，在兩月前，我曾致函北平市識字運動會主席何其鞏先生，內中大意說：識字運動如果對於中國現行楷字不加以簡易化的改良，或對於社會上流行的簡體「俗字」不予以承認或推行；如是而欲求國民識字求知，縱不爲「緣木求魚」，亦將等於「挾山超海」，結果必吃力而不討好云云。後來雖承何先生來信把我恭維了一大套，但不幾天他就已去職，所以現在

該會對於此意見的意見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我以為識字運動要想國民識字，無論如何必定要抱「使字就人」的政策，萬萬不可「強人就字」，——尤其是不可把現成的簡易文字不用，而要人單另再去認識繁難的文字。與其出笨力運動多數的民衆來認識不必認識的楷字和宋體字，倒不如先用方法促使少數的知識界中人之覺悟，去承認這種進化的簡體「俗字」，這是我的堅決的主張。至於簡體字印刷書報一層，現在商務印書館已將漸次另鑄簡字銅模；所以只要大家今後肯採用簡體字，簡字刊印書報是不成問題的。